

艺术物质：策展散记

“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它分配不均。”

——威廉·吉布森

“如果以道德纯洁性作为(向罪恶者)投掷石块的标准,那么唯一有资格投掷石块的是那些早已被迫噤声的人。那些生活在体制外的人;那些住在森林里的不法之徒或那些抗议的声音从未被媒体报道过的人,以及那些财产土地被剥夺,上诉再上诉,不断出庭作证的温驯人民。”

——阿兰·达蒂·洛伊《资本主义:一个鬼魂的故事》(2014), p.20



克里斯·伯顿,《财务大曝光》电视截图,1977。图像权属艺术家与高古轩画廊,©克里斯·伯顿 (<http://www.eastofborneo.org/articles/do-you-believe-in-television-chris-burden-and-tv>)

/1

有关《银行展!资本万岁》的构想最初萌芽于3年前。彼时世界正被卷入全面的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拉大、专制政体衰落等尖锐问题之中。但展览真正的灵感来源却来自当代艺术的溃败:它完全无法将这一现实转化为批判性的创作素材。2012年的新美术馆三年展题为“无法统治”,旨在顺应时势,直面一代人的紧迫感,但呈现出的却多是平淡乏味的“干预主义”姿态和借由时事话题更新的理论标签,或其他早已成为艺术世界新正统的创作方式。这类创作标志着某种“艺术介入政治”的破产:误把引用当作效用,充满了安全的激进主义,并对所批判对象内在复杂性与矛盾性接近无知。

如果涡轮式全球技术资本主义必须被视为十恶不赦的敌人,那么它值得拥有更为强劲的对手。或者我们早该达到一种共识:这种泾渭分明的对立根本不存在,就像艺术家像黑特·史德耶尔所说:“当代艺术处于新自由主义的一切的正中央”。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现实,对于艺术实践者而言尤为如此。博物馆高级策展人们马不停蹄地筹款,以满足借展、保险、艺术品运输、扩充馆藏和大肆扩建之需;批判富士康劳工问题的作品难免要在苹果产品上进行纪录、编辑、传播,将制造业巨头的剥削作为主题充分利用;财富新贵们不断在地图上添加新的艺术中心与双年展/艺博会行程,如此我们便能带着“未来会更好”的信念踏实入眠,当然更接近现实的情况可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以免错过来自其他时区的机遇和Skype来电。“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生根、无处不在地建立连接,”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

资本带来的“产品不断变革更新”和“一切社会状况的持续动荡”已将我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但与此同时,艺术对其进行有效批判的能力却处于停滞,两者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又神经分裂。如同跨国企业一样经营完全不透明、对公众监督免疫的企业家式艺术家广受推崇,而能够深入严谨分析市场机制的艺术史叙事几乎不存在—除了杜伯贞去年出版的《国家与市场之间:后毛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自克里斯·伯顿1977年面无表情交待个人年度收支的电视广告之后,似乎再未出现过如此开诚布公的“财务大曝光”。他将广告报价与艺术家净收入公之于众,触及了两个行业的大忌,也曾短暂地从电视无休止内容轰炸的魔咒中将部分观众唤醒。现如今赌注要高得多:为了让我们进入明星建筑师打造的“实验室”并以“阿布拉莫维奇法”实现自我存在的超越,艺术家需要雇用一支无薪水、高学历的实习生大军,还须邀请Lady Gaga在众筹广告中卖力出镜。随着那些掌握着社会资本资源的越来越志得意满,而那些相对diao-si的日益缺乏信息渠道、勉强追赶不断涌现的新词汇以期在艺术家自述中现学现用,艺术是否依然是讨论政治或美学的有效阵地?



《他们都笑了》,多媒体装置与混合钞票,2009 作品信息来源:赵要

近日加拿大的影迷们闻风而动,恶搞印有加拿大第七任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肖像的五元加币,将之绘成《星际迷航》里斯波克队长的模样,以致敬最近去世的原斯波克队长扮演者一著名演员伦纳德·尼莫伊。恶搞的“斯波克钱币”虽不违法,但有对国家尊严不敬、影响五元货币流通之嫌,为加拿大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钱币也许是最后一处保有图像价值和权威性之地,累叠繁复的设计之中浓缩着由法律加持的意识形态,于是格外挑起人们涂鸦、折叠、伪造的欲望,以期实现粗蛮地凌驾权威之上的臆想。

从赤濑川原平1963年在日本东京的“1000日元纸币事件”到巴西艺术家切尔多·梅雷莱斯自1970年持续至今的《注入意识形态—钞票项目》,钞票已演化为摸索法律界限的流动战场。赤濑因印刷用于展览和包裹雕塑的假钞而被公开起诉,然而这些“伪钞”仅仅是单面的拷贝,明显不具实际价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公开审判反而为“反艺术”运动带来超出预想的现实影响。梅雷莱斯将激进挑衅的口号与尖锐问题戳印在当时的巴西流通货币克鲁塞罗以及美元上,再将其返还至市场的货币流通渠道中循环,为的是唤起草根政治的意识与行动。这个项目确实生生不息,但它是否已达成所愿?

艺术家常会挖掘钱币设计中所隐含的历史与象征,但赵要的《他们都笑了》则指出了全球钞票视觉系统设计一条最为简单但又不可思议的规律:无论是皇室、政治家、文化名人,还是无产阶级代表,印在钞票上的头像都显得富足愉快。这是否是某种大规模的良性集体催眠?有钱是不是会令我们开心?



Facebook上无名氏作图,由作者截屏。文字内容:如果我告诉你/你的画并不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加速主义解构呢?

很明显,资本主义活得好好的,而且持续坚挺,即使关于它即将死于癌症或自行崩塌的传言不断。它不断开辟新的前沿:在我们支离破碎注意力走神的可利用瞬间,在蕴含珍贵矿藏的月球表面之下,在通过完善本地财富链来改变整个大洲经济结构的创业模式(非洲式资本主义)之中。它还会拓展到更多实质或非实质的疆域,远超当下欧美中心主义术语所能描摹的范围,并不断制造新的语境以检视我们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这意味着对于今天的艺术实践者们来说,资本现实主义正变得愈发富刺激,也更具有挑战性。

有意思的是,克里斯·伯顿在他以电视广告形式发布的支出报表中并没有把“电视广告”纳入“艺术材料”分类之下,虽然前者是他最有力、最挑衅的创作平台。若这样合并,完全合情合理。在《银行展!资本万岁》中,我们希望能挑选一些具有某种代表性的创作于实践,它们与催生、影响着它们的体制一样矛盾丛生。它们对资本或讥讽、或歌颂、或追悼、或测绘,可以深入探讨当下议题,也将金钱的讨论尽可能的扯远。当代艺术激进性的主张依然不断被质疑、引发讨论一问题不仅仅在于过时的方法论和知识结构,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审视这些作品来探讨新的可能性,不论是为挖掘艺术素材,还是纯粹找乐子。依然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是:无论举办多少次圆桌或研讨,我们永远不能真正触及资本的内核,也不能触动其要害。“谈钱”要么不礼貌,要么阻塞财路。我们在拳击场上跳来跳去,也只能做出威胁性的花架子。我们很可能再也收看不到“财务大曝光”了。